

陳碧笙著

禹貢學會叢書

滇

邊

散

憶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初版

卷之三

禹貢會叢書 濱邊散憶一冊

每冊實價國幣陸角
外埠酌加運費隨貴

著作者 陳碧雲

發行人
王具
沙
雲南
正

印刷所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重慶成都康定長沙衡陽邵陽衡陽衡陽常德
梧州桂林柳州昆明開平肇慶民族團體會館
商務印書館分支館

一 漢邊輶說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二 未來的都市 | 一一一 |
| 三 泰族種種 | 一二二 |
| 四 自南詔至暹羅(上) | 一七八 |
| 五 自南詔至暹羅(下) | 二五 |
| 六 治邊的三個基本認識 | 三五 |
| 七 漢人在邊地 | 三八 |
| 八 由漢族同化力談到廣東人的特性 | 四一 |
| 九 邊地食外國鹽 | 四六 |
| 一〇 關於煙瘴 | 四九 |

- 一一 我所知道的邦海老梁 五三
一二 近代治邊第一人 五八
一三 回回馬幫 六二
一四 對於雲南回變的新認識 六七
一五 大理山水論 七三
一六 康藏滇關係論 七八
一七 瀾滄江探流記 八七
一八 偉大的雲南 九九
附錄一 中華民族的南進與南進的民華民族
附錄二 百年抗戰與百年建設
附錄三 雲南沒有民族問題

滇邊散憶

一 滇邊界說

所謂『滇邊』當然係指雲南對外接壤的區域而言。依歷史及地理的關係上看，可以分作『滇越邊區』和『滇緬邊區』兩大類。

滇越邊區又可以區劃作三個區域：第一是對汛區，即河口麻栗坡兩個對汛督辦所管轄的區域，東自桂、滇、越交界處起，西至元江止，是依據一八九六年的中越邊界會巡章程而設置的。第二是紅河流域區，包括紅河諸支流元江、藤條江、綠水河、李仙江等流域，東自元江起，西至李仙江止，行政上新設有屏邊金平二縣，另外蒙自石屏所轄的蠻耗、溪處、納樓（逢春嶺）等地也

可以歸入在本區之內。第三是十二版納區，即十二版納毗連法境的一部份，東自李仙江起，西至瀾滄江及其一支流羅梭江止，包括有思茅、江城、鎮越三縣所轄的猛列、整董、竇得、猛旺、倚邦、易武、猛伴、猛臘、猛捧諸土司地。

滇緬邊區又可以劃分作五個區域：第一是北段未定界區，即尖高山以北直達康藏邊境的滇緬北段未定界區域，行政上劃分為瀘水、福貢（土帕）、碧江（知子羅）、貢山（菖蒲桶）、德欽（阿墩子）五設治局，著名的片馬問題和江心坡問題即發生於此。第二是騰龍沿邊區，即薩爾溫江以西以北的伊洛瓦底江兩支流——龍川江和大盈江流域。有所謂「十土司地」，即南甸、干崖、蠻達、戶臘、臘撒、隴川、猛卯、芒市、遮放、猛板，現分隸於梁河、盈江、蓮山、隴川、瑞麗、潞西六設治局，而保山的上江壩和龍陵的潞江壩也可以歸入在本區之內。第三是順鎮沿邊區，包括薩爾溫江以東南丁河以北的鎮康、耿馬、

而雲縣的猛賴，順寧的悉臘，保山昌寧的枯柯也可以包括在內。第四是南段未定界區，即南定河以南南卡江以北的滇緬南段未定界區域，舊孟連宣撫司和猛角猛董土司轄境及卡瓦山的全部，行政上屬於瀾滄一縣及滄源一設治局，亦即班洪問題的發生地。第五是思普沿邊區，亦可名十二版納區，即車里宣慰司轄境的大部，其下又可以細分為六順、猛籠、橄欖壩、猛遮、猛阿、猛嵩、打洛、猛混、猛海、頃真、猛康、猛滿、猛往、補角諸小土司地，現在分轄於車里、六順、佛海、南嶠四縣及寧江一設治局。依地理、交通、民族、國防各方面看來，本區和滇越交界的江城鎮越應該合成一區。

在上述區域中，騰龍順鎮瀾滄、思普各沿邊區，包含有百數十個肥沃而平坦的河谷和盆地，氣候炎燠，水流暢旺，土壤肥沃，農產繁殖，荒地估計可千

數百萬畝，爲今日西南最有希望的農業區域。現在許多人所熱烈討論的滇邊問題，就是指這幾個區域而言。

所謂騰龍沿邊、順鎮沿邊、思普沿邊等等，本來是一種歷史上的名詞。因爲前清舊制，邊境各土司地分隸於隣近的府和廳所節制，因此順便把騰越廳、龍陵廳所管轄的邊境叫做騰龍沿邊，順寧府鎮邊廳所管轄的叫做順鎮沿邊，普洱府思茅廳所管轄的叫做思普沿邊。現在，府和廳統取消了，許多土司地都變成直隸於省政府的縣和設治局。就設治的情形上說，邊地和內地已經沒有地位上的分別；所謂騰龍沿邊、順鎮沿邊、思普沿邊等名詞，嚴格的說來，是不能成立的。

不過，話又說回來了。我們看前清對邊地設施的情形，覺得從前比較還有點辦法。從前把邊地劃分成三固董或每固董或設置一固董，設立

府的職權很大，能够獨當一面，設置一個或兩個一廳一做先鋒廳的目標較小，可以避免土族的猜疑。譬如說永昌府是根據那末騰越_{騰龍}廳就是前鋒；順寧府是根據緬寧廳就是前鋒；普洱府是根據思茅廳就是前鋒；後來覺得普洱順寧之間特別重要，就另外設立一個鎮邊直隸廳。到了民國改元，廢府廳爲縣，邊地分隸於騰越普洱二道，廢道以後，又改爲第一、第二兩殖邊督辦區。表面上看來，似乎還繼承着前代的設置；實際上，騰衝普洱之間南段未定界一帶數萬万里的卡瓦山和土司地，兩殖邊督辦都駕馭不着，成爲無人過問的甌脫地帶。所以班洪問題一發生，便弄得手忙腳亂，籌不出一個切實有效的對策來；這是近代治邊政策的第一次退化。

民七前後，思茅忽然發生瘡疫，人民死亡相繼，十室九空；地方當局不從衛生醫藥上想辦法，倒把道尹公署遷到普洱來。向來治邊機關只有向前推

進的，現在反往後撤退了，這可以說是近代治邊的第二次退化。

第三次退化是最近發生的事。去年年底，連第一、第二兩殖邊督辦也宣告撤銷了。從前對邊地軍政還有一個可以就近指揮監督的機關，現在一切要稟承於千數百里外的省政府。舉一個例，佛海是大家所熟悉的地名，假定佛海發生重大的事變，電報是沒有的，郵政單程約一個月，來回便是六十天，在這個期間內什麼事變也就變成過去了，那裏談得到應付的時機。固然，這幾任的殖邊督辦實在沒有什麼成績可言，令人發生有不如無的感覺；然而這不是制度問題，而是人選問題，經費問題和權責問題。就制度本身說，我以為不僅第一、第二兩殖邊督辦應該保留，而且還有增設第三、第四殖邊區的必要。不過據一位朋友對我說，政府之撤銷殖邊督辦，本來是一種根本改革的準備，那末又當別論了。（註）

雲南面積寥闊，交通不便，民族複雜，強鄰迫境，比起江、浙、皖、贛各省來，特別有設置行政專員的必要。況且在改革吏治伊始，要想一氣網羅一百二十多個好縣長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不如退一步用較高的地位和待遇來物色十個八個得力點的行政專員，也許不失爲一個補救的辦法罷。

(註)最近雲南省政府已決定在騰龍沿邊設置行政監督一員，實可認爲近代治邊政策進步的開始。

二 未來的都市

滇邊未來的發展是不可限量的。唐宋的江南，宋元的兩廣，十九世紀的南洋正是今日滇邊的縮照。交通開發人口增加後，將來一定有許多荒涼破敗的村落能夠一躍而爲新興繁榮的都市。現在讓我自東而西的一一說來：

第一個新興的都市應該在江城縣東邊四十里的壩溜渡附近，這是一個渡口，位在李仙江（俗呼把邊江）上流，滇越接壤的交界上，現在的人口還不到五十家。這個地方所以重要的原因，主要因爲順李仙江可以坐船下駛至猛萊河內、海防，途中僅左鋪附近有一個灘險，如果設法打平了，長年可以通行五十噸以上的小輪。現在由思普邊邑出海防、香港，走這一條水路比較繞道昆明、石屏搭滇越火車，至少要節省二星期以上的路程。其次，壩溜在

對內交通的地位上也很奇特，以壩溜為基點，伸出幾條向東北西三方放射的直線到鎮越、恩茅、普洱、磨黑、墨江、元江、石屏、建水、箇舊、猛丁、金河各地，差不多是相等的距離。如果用公路聯繫起來，壩溜的位置恰像是一把摺扇的頂端，天然的扼住中外交通的樞紐。

往西走六站路到恩茅，這是雲南三大商埠之一，有郵政、電報、海關，從前的普洱道駐紮於此。民七前後，瘡疾流行，死亡相繼，人口自四萬餘戶減至四千餘戶，城內房屋倒塌殆盡，四郊已墾又荒之田達十餘萬畝。情形雖悽慘如是，然而思茅依然是今日內外交通的門戶，貿易的繁榮依然冠於南防各屬。現在煙瘴大半消滅，人口逐漸來歸，只要在衛生交通產業各方面籌有確切的辦法，思茅的復興和繁榮是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的。

恩茅南行六站為車里，這是十二版納泰族政治的中心，同時也就是思

普沿邊壩子區的中心車里原名景德，依泰族習慣，萬戶以上之地為『景』，可見車里從前一定是一個很繁盛的地方，可惜屢經變亂，現在不過是人戶不及五十的小市鎮罷了。壩子周圍百里，大江中貫，形勢極為雄壯（雲南境內有大江的壩子是很少見的），瀾滄水流又很有開通到緬甸、暹羅、越南的希望。將來發展起來，對內固然是一个重鎮，對外應該是我國經營南洋羣島——尤其是暹羅——的前哨。

孟定是西南方最有希望的都市，它位於南定河的中流，適當滇緬南段未定界的始點，亦即是將來滇緬鐵路西段的終點。鐵路開通後，車站、電臺、郵局、兵營的設立和中外貨物的通過，在很短的期間內，可以使孟定發展為一個近代化的都市。在這一點上，將來的孟定並不是現在的河口所可比擬的。萬一的第一，河口不像孟定那樣是一個廣拓而平坦的平原，足供大規模的

施展；第二，河口周圍不像孟定那樣有密集的盆地，能够單獨構成一個產業單位；第三，滇越鐵路的交通意義和經濟價值也遠不及滇緬鐵路的重要。

滇邊第五個新興的都市，現在已經有一點規模的，可以數得到芒市。芒市本來是泰族盆地中最進步最富裕的區域。滇緬公路通車以來，銀行醫院相繼設立，客旅日趨殷繁，如果更能修築公路以通隴川、干崖、盈達，則不難取騰衝的地位而代之。芒市四山盡是漢人、泰族的漢化程度也較深，改土歸流在這裏是比較容易實現的。

此外當然還有許多地方自有其局部的重要性，譬如佛海爲茶葉製造輸出的中心，孟連是瀾滄全屬的出口，西盟巖帥足以擔負卡瓦山的經營，猛遮、耿馬、南甸等地勢高亢的平原比較適宜於漢族的移植等等，一時也說不盡了。

三 泰族種種

泰族原名爲 Shan, 國內學者舊譯或『歹』或『汰』，字面含義嫌不甚佳。又有逕譯英文之『Shan』爲『撣』者，然 Shan 字卽英人亦莫明所自；最近理的解釋爲由 Siam 而來，但仍覺牽強，況 Siam 族之形成遠在 Shan 族之後。近來英國學者多已棄 Siam 而用 Thai，最近暹羅且改國號爲 Thai。（後漢書中之撣國，後來爲驃爲朱波，卽今之緬甸，非泰族。）『僰』、『擺夷』、『白夷』爲雲南漢人所加的名稱，不足以概泰族之全部，且含有輕蔑的意義，泰人每引爲侮辱。今擬改譯爲『泰』，以示民族平等之意。

關於泰族的起源及歷史，向少文獻可徵。西方學者每求之於中國古史之中，逸周書中的『產里、百濮、九菌』尚書，國語，左傳的『濮、百濮、濮夷』，

漢書中的「滇、哀牢、昆明夷」與近代泰族究有多少的關聯，尙待考證。但泰族的起源必甚古，且與中華民族的南進中有甚大的干涉，要屬毫無疑問。今日學者，且認為現代漢族中實含有甚多的泰族血統（見李濟：Formation of Chinese People）。

泰族之地理的分佈，最北可溯至金沙江上流，最南至暹羅半島，最東至貴州，最西至印度，人口總數約二千萬人。其主要之居住區域為雲南西南部，越南西北部，緬甸東部，及暹羅全部。關於泰族的特性，依我個人的體驗，在同一事情上，往往發為兩個相反的表現，下面是幾個很明顯的例證。

一、女勤而男惰 一般漢人喜歡呼泰人為「惰夷」，這有一部份是正確的，但不全部正確。泰族男子往往飽食高臥，優游卒歲，不事額外的生產或經營。女子則一方面負擔與男子同等的耕作與勞動，他方面尙須兼顧紡織、